

航海的人们



捕鲸人

[美]C. 惠普尔 著

海洋出版社



捕 鲸 人

[美] C. 惠普尔 著

裴 芝
嘉 陵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6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在广阔的大洋中，捕鲸人坐在捕鲸小船上，手持原始的捕鲸工具——鱼叉，向鲸鱼发动一次次的猛烈攻击。也许他们会葬身在大海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冒着死亡的威胁英勇地战斗着……。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捕鲸业的发展过程，描写了人与兽之间的殊死斗争，向人们展示了捕鲸人的悲欢离合，情节惊险动人，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齐海峰

责任校对：刘兴昌

捕 鲸 人

[美] C.惠普尔 著

裴 芝 嘉 陵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星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986年5月第一版

1/32

印张：

5⁷/₁₆

字数：

110千字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统一书号：10193·0853

定价：0.90元

目 录

随笔 新英格兰人惩罚“海中巨兽”	(1)
第一章 “进入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圈内”	(5)
随笔 可怕的胜利仪式——砍鲸和炼鲸	(18)
第二章 石器时代以来的英雄传统	(23)
随笔 高级船员的上帝	(46)
第三章 新英格兰人的万里海疆	(53)
随笔 民间雕刻艺术	(84)
第四章 捕鲸人的妻子——独守空房或是生活在船 上	(90)
随笔 由岸上捕鲸站拦截灰鲸	(114)
第五章 下加利福尼亚的灰鲸	(118)
随笔 印章讲述的挫折	(136)
第六章 火和冰的苦难历程	(140)
随笔 机械化屠杀的年代	(169)

随笔 新英格兰人惩罚“海中巨兽”

十九世纪，与自然作斗争是人类的欲望，在自然界中不可能找到比巨大的鲸鱼更大的对手了。对旧时的新英格兰人来说，现在看起来是残酷的事情，那时恰恰是表示勇敢的机会：难免一死的人们坐在不结实的小船上，与他们称为“巨大的海中之兽”的鲸类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捕鲸人这一方面，获得的是经济利益：鲸油点燃了世界之灯，润滑了开始发展的工业时代的轴承。但是捕鲸人还有一个更强烈的动机：杀死鲸鱼是奉行上帝的旨意。在基督教基本主义信仰广泛传播的时代，这种巨大的哺乳动物被看作是恶魔的化身。在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中，阿霍普船长描述摩比·迪克时说它是“生命海洋中巨大的滑动恶魔”。

撇开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理由不谈，美国人乐于参加这种古怪的捕猎，是因为这种捕猎是一些勇敢的人们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在令人惊惧的条件下进行的。1820年到国内战争期间，是美国捕鲸业最重要的时代，新英格兰人坐在他们的捕鲸船中航行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各个角落，绘制了从前还没有探险家去过的世界各海域的地图。他们往往一去多年，然后满载鲸油、鲸骨、龙涎香和鲸脑油等财富回到家里。

船主们和船长们变富了，并加入到美国正在壮大的商业贵族中去。而船员们却只能挣到勉强度日的生活费。岸上的

生活与海上英雄的追猎巨兽的行动相比是难忍的枯燥无味。捕鲸人知道，他们的同伴中有许多人会死在船上，船只常被热带台风摧毁，被北极冰挤碎，或者被一头疯狂的鲸鱼毁灭。但是，讲述这些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的人们，本身就是传奇式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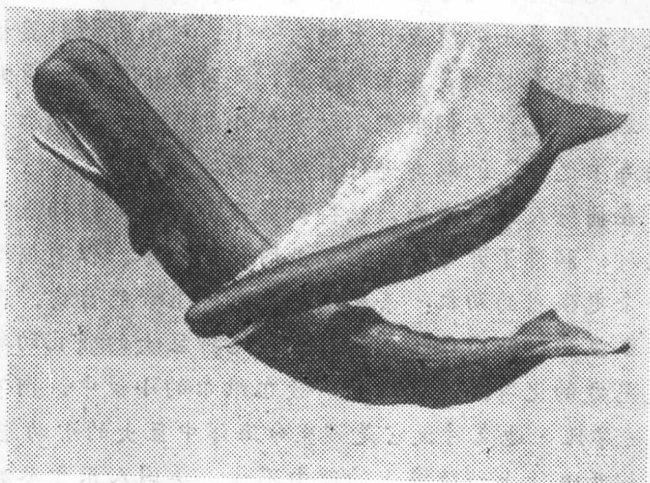


图1 雄性抹香鲸平均55英尺长，63吨重，是有齿类鲸鱼中最大的。由于它们似乎有无限大的数量（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世界可能有150万条）和由于它们具有极大的价值（每条抹香鲸能炼出1890加仑鲸油），抹香鲸是美国新英格兰捕鲸业长期赖以生存的鲸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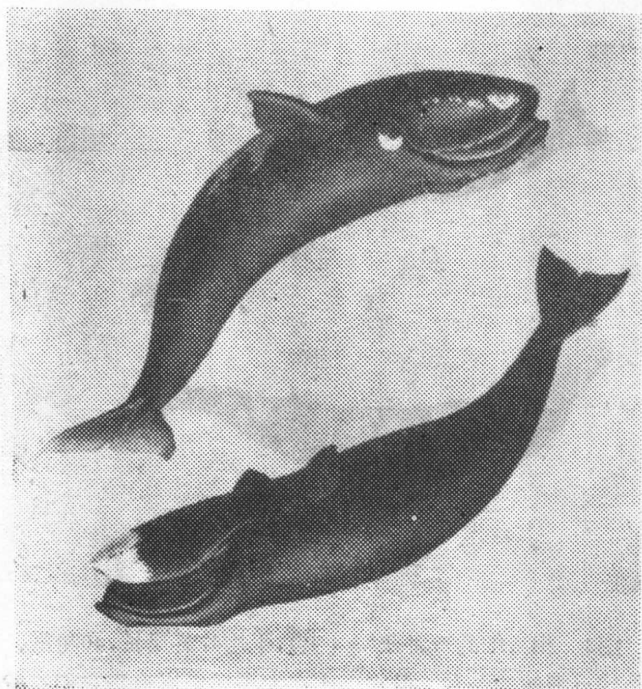


图2 50英尺长, 40吨重的北极露脊鲸(上)杓子似的嘴唇好象以一种古怪的微笑向后弯曲, 北极露脊鲸有可长到14英尺长的可弯曲的梳子似的鲸须。这种北极鲸不仅具有任何鲸类动物中最长的鲸须, 而且它的鲸脂有时厚达两英尺以上。它的每磅骨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卖3美元以上。

露脊鲸(下)大小和外形都近于北极露脊鲸, 它栖息在北半球和南半球较温和的海域中, 被杀死以后还漂浮着, 具有16英寸厚的鲸脂和可长到8英尺长的鲸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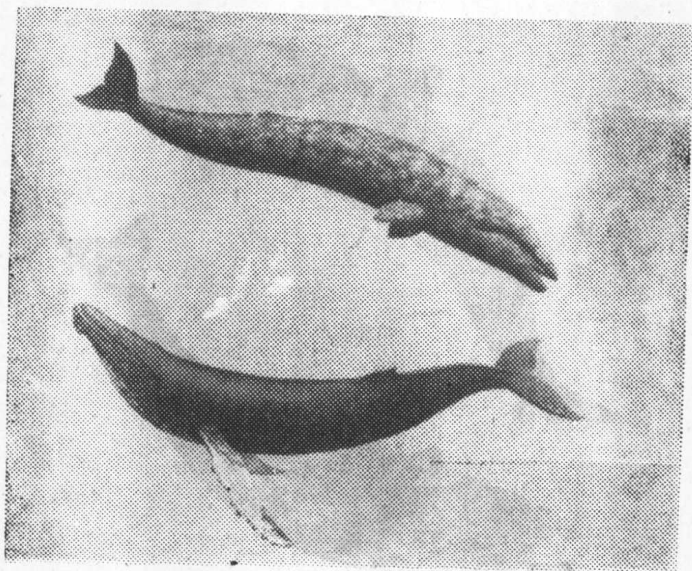


图3 相当细的一种灰鲸(上),平均47英尺长,40吨重,它是较小型鲸的一种,但它仍比在太平洋沿岸追猎它们的新英格兰捕鲸小船(图上方)长差不多20英尺。它是唯一的一种以生活在海底的动物——蛤、蟹和海中蠕虫——为食的有须类鲸,它往往在食饱后浮出水面。一个船长说道:“鲸头和唇部都涂上海底深处的污泥”。

长45英尺,重35吨的座头鲸(下)有厚厚的一层鲸脂和长达27英寸的鲸须,这种沿海岸分布广泛的鲸类死了以后会沉入海底,使十九世纪的捕鲸人一无所获。捕鲸人发现座头鲸是引人入胜的。观察家们发誓说,他们看见这种动物在半空中向后翻筋斗。一个捕鲸人写道,座头鲸利用它长长的鳍形肢“发出几英里远都能听见的求爱的轻拍声”。

第一章 “进入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圈内”

纳尔逊·哈利永远忘不了1851年1月的这个下午，当时他高高地站在“查尔斯·W·摩根”号的桅杆上，为寻找抹香鲸搜索着地平线。他只有18岁，但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捕鲸人了。他先前进行了一次远航，在那次航行中他证明了自己的眼睛有多么锐利，胳膊有多么强壮，以致被晋升为鱼叉手。在这次航行中，哈利对一头鲸鱼作了第一次攻击，这是一头中等大小的鲸鱼，但他渴望再一次证明他对他职位的权利。

突然，哈利挺直腰杆，喊道：“老天，那边有一头象一座山一般大的抹香鲸！”在下面，每只眼睛立刻转向哈利所指的方向，但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要么是哈利的眼睛在捉弄他，要么是在其他人看见这只巨鲸之前它已经潜入水底。船长不得不作出决断，他几乎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哈利，命令四只小船出发追猎。

“摩根”号航行在新西兰以北几百英里的海面上，处于条有长长的太平洋浪涛才能打破的死一般的平静之中。捕鲸人厌恶地称它为“白灰天气”。没有微风，捕鲸小船上的风帆毫无用处，人们不得不弯腰抓住白灰色的易弯曲的船桨。

使哈利大为欣慰的是，当他们向前划船时，谁都看见

了，正好在他所指的地方这头巨鲸又一次冒出水面。不过在所有的船只靠近它之前，它又沉入水底。它到哪里去了？下一次它会在哪里出现呢？

船长和跟随在他的小船后面的另外两只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向“摩根”号，并打赌说鲸鱼会在哪个方向出现。但哈利认为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指挥小船的二副。二副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很勉强，因为二副知道人们都希望他按照船长的意见行事。当其他小船离去得愈来愈远时，这只捕鲸小船孤独地停在水面上，它的五支桨滴落着水。哈利相信这头鲸鱼一直往前游下去了，并会在附近重新露出水面。在二副船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船长一定会大发雷霆，他们祈祷着哈利是对的。

哈利永远忘不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在“漫长”的几分钟里坐着等待的情景。捕鲸小船象一片木片飘浮在无垠的海洋上。其他的小船很快就离去得那么远，只有当哈利的小船随着滚翻的海浪升上浪峰时才能看见它们。偶尔会有一个桨架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或者有一个人咳嗽一声。哈利在船头准备抓起他的鱼叉；二副在船尾，靠着他那长长的舵桨。在哈利和二副之间有4个划桨手，他们用手遮挡着刺眼的阳光，眯视着这静静的海面。

一群海燕盘旋在水面上，等待鲸鱼浮出水面，以便能饱餐一顿这头巨兽捕获的任何东西的残片。但是这条鲸鱼仍在平静地觅食吗？或者他们的接近吓住了它——吓跑了它？如果还在觅食，它就会在大约30分钟以后在近处重新浮出水面；要是它已经离开，在它浮出水面呼吸空气以前，它至少能游10英里。捕鲸人紧张地期待着，他们静静地观察着海面。

当时，年轻的纳尔逊·哈利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五个同伴代表着捕鲸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冒险场面的一个缩影；另外还有近一万五千人，坐在散布在全世界各大洋的约500艘新英格兰捕鲸船上，在这同样危险的行业中从事着不同的工作：跟踪和捕获人类熟知的这种最大和最难对付的生物。

在约9种大鲸鱼之中——根据科学术语分的鲸类动物——有5种是在十九世纪捕鲸业全盛时期经常捕获的猎物，它们有30到60英尺*长，35到65吨重。这些巨兽中的任何一头都可以毁坏捕鲸人那些脆弱的小船。的确，鲸鱼每年都要杀死数十个它们的追猎者。

然而，当时人们认为损失决不能与收获相比。大量优质而轻的鲸油和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是如此大，以致在十九世纪初，捕鲸业成为一个重要行业，每年的产值接近于1千万美元。在这个行业中，除捕鲸人外，还雇佣了近5万名工人。它是一种美国的——更精确地说是一种新英格兰人的——垄断行业。海军中尉查理斯·威尔克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领导美国探险队在太平洋探险以后写到：“可以说，我们的捕鲸船正是在这个时代，用它们的风帆染白了太平洋。”实际上，横跨太平洋的捕鲸航行是美国在海洋上最伟大的冒险，这些航行比全世界海军和商船的航行更能影响该地区的各族人民。

完成了所有这些航行的新英格兰捕鲸人，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别的海员所没有的伟大的美国人的拓荒传统，他们受这种传统的支配，疯狂地接受着未知事物的挑战。象拓荒者一样，斗争构成了他们的形象，他们往往具有超人的忍耐力和

*1英尺等于30.48厘米。

无限勇敢的品行。他们有时具有不需要的残忍，对自然界的赐予贪得无厌；有时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他们随波疾动地驰过开阔的海洋去进攻这种巨大的鲸时，象纳尔逊·哈利一样，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他的劣势有多大，他的对手有多大的有利条件。

哈利在他的猎鲸记中——即许多年后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那次航行的整个故事。正如哈利希望和祷告的那样，当海员们在颠簸的太平洋上等待时，那头鲸鱼正在觅食，完全没有意识到要杀死它的人们已经到来。

尽管抹香鲸几乎吞食任何鱼类，但它最爱吃的食物是墨鱼、章鱼或鱿鱼——枪乌贼，有几种枪乌贼可长到50英尺并栖息在海洋深处。为了找到它们，这头鲸一直下潜到500、1000、2250英尺的深处，在那里依靠它的听觉和回声定位系统来寻找食物。鲸倾听着其他生物发出的卡搭声、嗡嗡声、劈啪声、咕啾声、哇哇声和隆隆声等不调和的声音，翻译着它周围的水下世界反射的回声。

一条很大的枪乌贼向鲸游来，当它那有20英尺长的触手进入攻击范围时，鲸立刻扑向它，把它嚼动着的触手死死地夹在颌下。牺牲品绝望地扭动着，鲸回过身来穿过海水层疾游而上。这条枪乌贼用它长大的触手抽打着“捕捉者”方方的头颅，撕破它薄薄的外层皮并试图堵住它的呼吸气孔。但到鲸穿过水面上一层发冷光的覆盖物时，枪乌贼已经被嚼成肉浆。

只一瞬间，鲸巨大的两个肺就猛烈地隆起排气。空气和水分与头部约成 45° 角从呼吸孔向前间歇地喷出，水滴呈弧形落入海水中。

在纳尔逊·哈利的捕鲸小船上，一个划手喊到：“畜生！它在那儿吹单簧口琴呢！”鲸在半英里以外浮出了水面。显然它没有听见这个捕鲸人的叫声；至少它没有表现出惊慌。无论如何，它的两个肺在重新充满空气之前，它不可能再潜入海底。鲸稍微下潜了一点儿又重新浮上来，在它深深地吸入新鲜空气时，哈利和小船上的其他人拉住了他们的桨。

捕鲸小船掠过平静的水面。二副低低地叫道：“孩子们，压住你们的桨。我告诉你们要使劲地压住！”接近目标时，他命令除去长桨，拿出短桨。

“这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哈利回忆道，“我们坐在船缘上，面对着这条鲸。它静静地躺在那里，背峰露出海面2—3英尺高，懒洋洋地，安静地呼吸着，以致在一百码*以外听不到它那喷水孔发出的声音，实在安静极了。”

“没有一句话说得比耳语声高，每个人都极度小心不让桨叶与船边相碰。”哈利回忆道，“因为九个月以前，在追猎一群鲸时，一个桨手不小心猛敲了一下船底，整群鲸就象磨石掉进水里一样消失了。”

捕鲸小船在离鲸大约20英尺时，二副平静地对船首喊到：“站起来”。哈利慢慢地将他的短桨放在离开鱼叉绳有一些距离的船板上，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转过身来拿起鱼叉，开始研究他前面的这头巨兽。

鲸象一座漂浮的黑色小岛，时沉时浮，随着轻柔的海涛轻轻地左右翻动着。黑色的兽皮上面点缀着一团团的贝类动物、老的疤痕和与巨大的枪乌贼搏斗时留下的新裂口。海燕有的落在鲸身上啄食着贝类动物中间的海虱，有的抢食着枪

*1码等于91.44厘米。

乌贼的碎片，还有的盘旋在鲸的上空形成一个圆圈。鲸在它行进的方向上不慌不忙地游了3—4海里，为另一次觅食下潜而把空气吸入双肺，此时它毫不在意海燕的存在。

哈利和二副决不会给它另一次长期消失的机会。捕鲸小船向鲸的右边划去，目的在于进入可接触的——捕鲸人称为“木头挨着黑皮”的距离之内。当他们小心移动得近些时，哈利看见鲸的尾巴象小船一般大，并正好在小船的底下摆动着。他能感觉到和闻到鲸呼出的腥臭雾气。他现在处于打击距离之内，即“摩比·迪克”的作者所称的“捕猎抹香鲸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圈”内。

鲸仍没有意识到危险。在水面上，它的听觉并不太适应于它周围的环境，因为它的耳朵接收空气传播的声音不如它们接收水传播的声音那样敏感。它的小眼睛处于它那宽宽的头部两侧，每边前后只能看见 125° 弧度以下。

哈利用双臂举起鱼叉，等待着鲸完全露出水面。占全身三分之一长的巨大鲸头在水下轻轻地移动，头和身体之间的目标上升到水面。哈利进攻了。

鱼叉直插入厚厚的鲸脂，明显地插到底部。这座肉组成的黑岛由于冲击而颤动了一下。哈利迅速地抓起第二支鱼叉，由于它与第一支鱼叉系在同一根线绳上，立刻就随着第一支鱼叉进入鲸脂，把线绳拉出100英尺长。

同时，二副大叫到：“大家注意船尾！”当捕鲸小船飞快地退离由被激怒的鲸鱼引起的大旋涡时，小船的桨都弯了。哈利着迷地看着鲸，它那巨大的尾巴拍出水面20英尺高，然后“使足力气地将它摔下，以致小船装了半船水。”

在以后的几秒钟内，哈利连打哈欠的时间都几乎没有，

在被激怒的鲸完全就范以前，他不得不想出一条现在就能决定一切的巧计。他必须立刻做的事情是与二副调换位置，以便当他们能足够近地接近鲸时，让经验丰富的二副负责枪刺和杀死鲸。管理好鱼叉线绳和掌握好船舵是哈利的任务。

扶着划船手们的肩膀，投叉手和二副灵活地穿过船身，调换了一下位置。一刻也不容迟疑，因为鱼叉绳正飞快地滑出船外。受伤的鲸再一次潜入水中，但这一次已有两支鱼叉使它的肌肉火辣辣地疼痛了。

缠绕在捕鲸小船中部两个木桶上的鱼叉绳并不直接接到船头，而是首先接到船尾。在船尾它绕过称为叉索卷绕圆柱的停止柱，然后向前越过船头定盘针所固定的滚轴。当鲸下沉，叉索飞快地进入水中时，哈利从叉绳缠绕柱上松出两圈绳索并拖住它。接着他又拿起一把钳子，叠起一块帆布，用帆布垫上夹在绳子上，借以抓紧绳子并试图增加拖力。随着张力增加，鱼叉绳进入水中的速度略为减慢，事实上，就如渔夫与鲟鱼和鲑鱼比赛一样，哈利在与鲸鱼比赛。随着鱼叉绳被拉紧，捕鲸小船的船头开始向水中沉，船身只露出海面几英寸。二副从船首不安地向后看了一眼，并喊道：“你留神你干的事！不要再把船往下拉，你会把它弄翻的。”

“好，好，先生，”哈利答应着，但他只使船上升了一点儿。鱼叉绳在叉索缠绕柱上飞旋得更快了。木柱由于摩擦开始冒烟，最靠近的一个划桨手立刻向柱子浇水，以免它起火燃烧。他在此过程中注意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因为突然一歪可能破坏小船脆弱的平衡，把每个人抛入水中——当然，也可能失掉鲸鱼。

哈利既要勒住鱼叉绳又要留心操纵舵桨，当然他不能同

时做这两件事情。因为当鲸拖鱼叉绳时，哈利必须要竖起桨，将桨套入船缘上的皮带中，使小船不沉入水中。船被鲸拖住，加快速度向前驶去。一旦鲸因疲倦而浮出水面，哈利就要用长桨驾驶小船通过危险的鲸尾巴，深入到捕杀范围之内。的确，作为一个捕鲸人，他的前途既依赖于他作为一个鱼叉手的技术，也依赖于他作为一个小船驾驶员的机敏。要是这两件事均做得很出色，终归有一天，他会晋升到众人垂涎的大副位置，从而在猎鲸中获得更大的一份利益。但谁说得准？许多优秀的大副终究达到了雄心的顶点，成为船长；哈利也许也能成为船长。

不论怎样，哈利把这些困难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他的两支铁鱼叉牢牢地而且如此深地插入鲸鳍形肢上面的脆弱部位，从而削弱了鲸的反抗力量。只用了第一个木桶上的一半绳索——约90英尺——鲸就降低了速度，绳索松弛了。“它要上来了！”哈利向前对二副喊到。“好呀，让它上来吧，”二副向后喊到，他已抽出了一支矛——带有剃头刀般锐利的椭圆形钢刀的11英尺长的矛。

现在划桨手们握住鱼叉绳，低声哼哼着加紧了对这头巨大的抹香鲸的战斗。当鲸上升到水面时，人们被它拖向身边，哈利确信应该在叉索缠绕柱周围保持紧张状态，并在船的底部特别小心地把收回来的鱼叉绳盘起来以免这头鲸会再一次突然下潜，或在逃离过程中卷起巨澜。

同时，二副在研究他的目标：那是靠近鲸的心脏和肺部密集着粗大动脉管的一块约4×3英尺的方块。捕鲸人称它为生命区。直接攻击这一点是危险的，击不中就会进一步激怒鲸，在这样近的区域对捕鲸人可能是致命的。不过，二副

瞄得很准，鱼叉以惊人的效率刺进了主动脉并穿透了气管。鲸的肺部几乎立刻就血如潮涌了。

“注意船尾！”二副又一次喊到。船往后退去。鲸稍微沉没了一下，又浮上水面，向空中喷出粉红色的水雾。“现在我们抓住它了，”二副说。一个划桨手叫到：“看啦！看啦！它的烟囱冒火了！”

鲸垂死的阵痛在慢慢减轻。大约5分钟后。它翻了白肚，鲜血染红了海水。海燕在水面上空翻飞，象蝴蝶似地拍打着翅膀，吸吮着鲸的鲜血。

追逐和捕获花了两个多小时。午后的太阳已经下山，伴随着黄昏吹来一阵阵微风。哈利船上的人们不用费力地把死鲸拖向大船，因为大船现在可以驶近他们了。在等待时，他们洗净了由于划桨和拉叉索而起泡和流血的手，并点燃他们船上的灯笼以引导大船向他们靠拢。然后，他们在鲸尾巴上切开一个洞并穿上一条双股绳索。大船慢慢地停靠上小船，铁链代替了绳子，沉重的死鲸被拉靠在船侧，鲸尾向前，随波浮动。

哈利的小船嘎嘎响着被吊上吊柱，这个年轻的投叉手跳上“摩根”号的甲板，加入到他的同伴中去。船员们靠在船舷的栏杆上，十分羡慕地看着他的战利品。这头鲸有60英尺长，是迄今为止在航行中被拖在船旁的最大的一条。

但是，当一个高级船员大声叫道说船长要他和二副去他的船舱向他报告时，哈利的幸福感骤然消失。在兴奋中，哈利完全忘记了由于他和二副没有跟上船长的船，而犯了较小的违抗错误。因为这样，他对了，而船长则错了。但他深知，船长约翰·萨姆森是一个如何坚持原则的人。